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65-76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7hdads>



《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和谐话语分析

王镕臻(Wang Rongzhen), 陆志军(Lu Zhijun)

摘要: 随着学界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应用于中国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理论体系已经初步成形。同时, 在生态文学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下, 新疆生态文学作家李娟以其飘逸随性的文风和独具特色的写作对象脱颖而出。本文拟将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置于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 深入分析《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假定原则和语言系统, 以凸显该作品的文学内涵和生态理念, 展现其特有的草原生态形象。

关键词: 生态文学; 《遥远的向日葵地》; 和谐话语分析; 假定原则; 语言系统

作者简介: 王镕臻(通讯作者), 硕士研究生,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研究方向: 生态语言学、文学翻译。电邮: 1311698754@qq.com。陆志军, 博士, 副教授,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电邮: luzhijun@gdut.edu.cn。

Title: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of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colinguistic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ed in Chinese context has been preliminarily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Li Juan, a writer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from Xinjiang, stands out for her elegant style and unique writing objec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Li Juan's prose collection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its assumption, principles and language system, so as to highlight the literary connotation and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how its unique image of grassland ecology.

Keywords: Ecological literature;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ssumption and principles; Language system

Author Biographies: Wang Rongzhen (Corresponding Author), Master's degre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direction: Ecological Linguistics,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1311698754@qq.com. Lu Zhiju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directi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Ecological Linguistics. E-mail: luzhijun@gdut.edu.cn.

引言

随着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主导权逐渐变大,“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人类中心主义所寻求的是一种基于人类自身权利要求的生态伦理,即以‘我’(人类)为‘体’、以自然为‘用’的‘主—客关系伦理’”(李宜强,2023,p.31)。该理论的盛行加剧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的失衡。除此之外,“人类世”(anthropocene)(Crutzen & Stoermer, 2000)概念同样主张工业革命后强大的人类力量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人类活动正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黄国文、肖家燕,2017,p.15),这种负面影响大大阻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而且,现实的需求使得人文学界催生了包括生态语言学在内的某些生态友好理论,集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课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当前,国内生态语言学界的部分学者主张在“韩礼德模式”下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杜小涵、张云峰,2024),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是赵蕊华、黄国文(2021)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在西方经典的生态作品《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野性的呼唤》等涌现后,当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生态文学热潮。其中,以李娟等作家为代表的新疆生态文学作品因其丰富复杂的自然生态和多元独特的地域文化,已然成为符合中国形象的特色生态文本,同时彰显了边疆异域的草原生态形象(汪树东,2022)。《遥远的向日葵地》(2017,花城出版社,)以其突出的地缘关系为纽带,集中观察独具特色的戈壁、荒漠、田地等意象,勾勒出极具新疆特色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以灵动的笔风自然流露出生态友好理念和个人生态自省。该作品在2018年荣获鲁迅文学奖,为新疆文学的发展作出颇大贡献,对国内生态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考量,本文拟将新疆生态作家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置于和谐话语分析(赵蕊华、黄国文,2021;陆志军、王镕臻,2026)的理论视角下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将采用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的一个研究假定和四个原则以及语域三要素作为话语分析切入点,深入剖析《遥远的向日葵地》及其构建的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草原生态形象,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展现中国生态形象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和谐话语分析

(一) 理论背景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推动了各学科的“生态转向”(Arran, 2015)。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语言学是涉及生态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语言学领域,而生态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论题则是从生态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即生态话语分析(eco-discourse analysis)(黄国文,2022, pp.27-28)。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下,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都正在经历由“知”到“行”的“认知转

向”，以促进该领域的知行合一（梁颖，2022，p.3）。黄国文（2016，p.11）所倡导的“不但要进行语言学思考（think linguistically）和生态学思考（think ecologically），而且要进行生态语言学的思考与行动（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恰好与此趋势互相印证，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的。作为生态话语分析多元化视角发展的结果，“和谐话语分析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依托中国的发展背景，传承中国的哲学思想”（赵蕊华、黄国文，2021，p.43），能够促进中国文本和中国特色生态理论的融合，推进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共同发展，凸显生态友好的主题。

（二）理论框架

赵蕊华、黄国文（2021）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包括“假定原则”和“语言系统”两部分。和谐话语分析理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以中国传统儒道思想为理念根基，围绕“以人为本”假定和良知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science）、亲近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和制约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gulation）展开。陆志军、王镕臻（2026）在赵蕊华、黄国文（2021）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基础上增加了共生（mutualism）这一原则。“语言系统”则依据语域三要素展开话语分析：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语场用来分析思想、态度、行为的合理性；语旨用来分析身份、地位关系的权威性；语式用来分析传统和新媒体两种渠道的有效性。

一个假定与四个原则互为支撑，构成了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的“假定原则”。“以人为本”的基本假定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优先保障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爱护和保护天地万物（黄国文，2017，p.884）。良知原则“是对性体的自觉，是道德判断的主体”，是以人为本的自觉条件；亲近原则是自然中各种生命形式的一个由近及远、从亲到疏的序列，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制约原则包括个人的良知和修养的制约、社团“乡规民约”的制约和社会、机构的法制制约，是以人为本的限定条件（赵蕊华、黄国文，2021，pp.45-46；黄国文，2017，pp.884-887）；共生原则突出表达“人类”和“非人类物质”在施事能力和叙事能力上的统一和平等，是“‘以人为本’基本假定在保障人本地位、强调人的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扩大的话语主动权范围”（陆志军、王镕臻，2026）。语篇发生学下的假定原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域和元功能思想相互关联（赵蕊华、黄国文，2021，p.48），使得“假定原则”和“语言系统”两部分得以紧密结合。

二、《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假定原则分析

生态文学归根究底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条件。而要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独立性、创新性的生态文学作品，则必须建立在特色鲜明、个性显著的自然生态上。新疆坐拥独具一格的地形地势条件，因而孕育出多样性极强的自然生态系统，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本节基于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赵蕊华、黄国文，2021；陆志军、王镕臻，2026），依据一个假定和四大原则对《遥远的向日葵地》的草原生态形象展开论述，从“以人为本”假定分析《遥远的向日葵地》的生态核心，从良知、亲近、制约、共生四大原则分析《遥远的向日葵地》的生态自觉、生态有序、生态管理与和谐共生。

（一）“以人为本”假定的生态核心

根据黄国文（2017，p.884），“以人为本”援引自管仲，即“以人民为本”。在生态语境下，

也即“在人与动物的选择上，首先选择的是人”。人是环保主体，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对生态负责，“既作为施动者承担人的责任、开展人的行动，也作为受动者获得人的福利”（赵蕊华、黄国文，2021，p.48）。

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李娟自始至终以人为主体的进行阐发，体现“以人为本”的生态核心。在《水》一篇中，作者描绘了地广人稀的边疆里，有限的水资源和人类及其他生物生存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这种客观条件约束下人类起到关键的承接作用。当珍惜的水资源出现时，人类首先受益，之后便作为施动者发挥生态责任，将水资源进行再次分配，使得从中受益的不只是人类——葵花地被喂饱了，农田里的作物得到了灌溉，就连鸭子、小狗也能够洗个大澡……可见，在这个草原生态话语中，人类是生态的引领者，“人类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活”（黄国文，2017，p.883），紧跟其后则发挥其环保主体的能动性承担责任、开展行动、对生态负责。

（二）良知原则的生态自觉

黄国文（2017，p.884）在对良知原则进行阐释时，引入了王阳明对此概念的理解，即“良知是对性体的自觉，是道德判断的主体”，以强调源于本心的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李娟着重叙述阿勒泰地区草原生态的背景，通过对“向日葵地”的细致描述拓展到整个地区草原生态形象的展现。《遥远的向日葵地》中多处通过人类的生态自觉体现和谐话语分析的良知原则，并指向积极的草原生态形象。比如，在《繁盛》一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心理活动细致刻画了边地百姓的生态自觉。该篇从“我”的视角出发，由眼前之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扎根此地的农人，描述“我们”的先辈和这片土地最初的相逢和相处，农田、草地、鱼群、河流……万生万物在初始时期和谐共处，尽显自然之美。继而，作者又将自己置于先辈的视角进行思考，“我们”——这片土地的传承者——成了他们辛勤劳作成果的破坏者。曾经生生不息的绿洲被“我们”损毁成为草木不生的荒漠，回到现实的“我”既心痛又愧疚，这种心痛和愧疚是人类发自本心的一种生态良知。这种良知尤其体现在母亲面对旱灾和病虫害时日夜忧心的一幕，“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此时此刻，人类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不再急切而不择手段，转而对自然中的生命产生浓厚的关切，体现了人类的生态自觉。

近年来，对于阿勒泰地区的草原牧场保护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新疆相关领导在保护区视察时强调“‘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并指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经济发展必须让位于生态环境保护。”（陈祥军，2019，p.178）可见，从上到下的生态意识宣传、生态举措实施已经不断大力推进，人类的生态良知不断强化，推动了新疆阿勒泰草原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也为草原生态形象的建设添砖加瓦。

（三）亲近原则的生态有序

黄国文（2017，p.886）提出，亲近原则强调自然生命中各种生命形式的“由近及远、从亲到疏”的序列。人和人、人和其他生物、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领域恒久的中心议题，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在《丑丑和赛虎》一篇中，作者将陪伴人类周围的诸多动物——刻画出来。两只小狗、鸡鸭兔以及“破坏”庄稼的鹅喉羚，让我们的牧场生活不再单调。而“我们”和这些生物之间的远近亲疏，恰好对应了亲近原则中的生态有序。小狗作为人类最亲近的伙伴，在距离、情感上占据更优先的次

序，顺下排列则是鸡鸭兔，再次则是屡次偷吃庄稼、被视为与人类利益处于“对立”关系的鹅喉羚。这种生态次序鲜明排列，又都共同居于“人”这个中心位置之下，以此体现有序的草原生态形象。

阿勒泰地区西北部的吉木乃县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如灰鹤、大雁、白鹭、赤麻鸭等国家级保护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引自《阿勒泰新闻网》2024年1月26日）。在这里，人类与野生动物、与整片自然的亲近性达到一个高峰。除此之外，该地雪山常年冰封、草地丰茂，吸引了一大批游客至此，带动徒步、滑雪、探秘等各类旅游业的发展，真正达到了“生态富足惠泽一方百姓”的效果。因此，以阿勒泰地区为代表的草原生态形象以其生态有序、以人为本的鲜明特点得以显著体现。

（四）制约原则的生态管理

赵蕊华、黄国文（2021）在诠释制约原则时着重强调了三大层面，即个人、社团和国家的制约。不管是发自个人的良知道德，还是乡规民约乃至国家法律，都是对我们生态行为的具有权威性的有力约束。

《遥远的向日葵地》中《力量》一篇用真实的笔触刻画了人类作用下土地被破坏、被侵蚀的遭遇。一方面，她大力歌颂“土地的力量”，赞美其牺牲自己为人类产出丰厚的果实。另一方面，作者又巧发奇中，在抒发个人内心思考的同时极力指责并呼吁停止土地破坏的行为。她直面那些因为人类不合理利用而“死掉的土地”，并由此联想到阿勒泰一条因污染退化成沼泽的河流，严厉指责人们盲目追求利益、无视耕种规则、一味向自然索取的不当生态行为。她的反思是对自身生态行为的约束和警醒，也是对他人、对社区生态行为的忠告和制约。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推出《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处理好牧区、牧场、牧民、牧业等的关系，推动草原生态更好发展。其中，第十条强调对草原监督管理的强化，要求对非法征用、乱开滥垦、乱采滥挖等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以保护草原生态发展的结果。这是通过国家主体明确制定规则条例来进行的生态管理。通过多主体的参与，生态管理才得以有序推进。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或相关条例对草原生态进行管理、制约，个人和社区也利用道德的约束力和乡规民约来践行生态准则，共同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的草原生态保护体系。

（五）共生原则的和谐共生

从上文可知，在“以人为本”的假定下生态自觉、生态有序、生态管理三个要素在亲近、良知、制约原则的指导下有机结合、互相照应，共同构建了和谐共生的草原生态形象与和谐生态理念。

“和谐”是基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形成的概念，围绕孔孟的“仁民爱物”和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生态关怀和和谐生态的构建。“共生”是不同生物间互利互惠的共存关系。赵蕊华、黄国文(2017, p.16)提到，“‘和谐’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词，它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一致”。

“共生”概念指的是不同生物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正是基于上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结晶，突出地表达了“人”与“非人类物质”在自然中发挥作用和共享资源能力的统一性和平等性。这是一种在“以人为本”的基本假定下对人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的强调，它保证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关于乌伦古》一篇范围甚广地提及“非人类物质”，从“羚羊”“乌鸦”“水獭”“芦苇荡”，到草丛中的鸟卵和湖底的大鱼，都同人类一起享受乌伦古河带来的一切资源，共同依托于此处“庇护地”和“避难所”。“我”走在这片大地上，感叹这片土地的包容，以及土

地上人类和非人类物质的相互调节和互利共生。在阿勒泰的世界里，“自然不再是沉默、被动、等待被利用的‘客体’，而是充满生命、历史与智慧的‘主体’”（熊鸿妍、邹涛，2025，p.197）。

三、《遥远的向日葵地》的语言系统分析

根据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黄国文、赵蕊华，2021），本节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的语言系统：从语场探究过程的合理性，从语旨探究关系的权威性，从语式探究渠道的有效性。同时，亲近、良知和制约三大原则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假定，恰好照应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三要素。

（一）语场——过程——合理性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及物性系统反映了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经验，其过程类型主要分为六类：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Halliday, 1994）。

《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石头》一篇以小句的形式构成了极具生态特点的及物性系统，这六个过程有助于对该文本进行和谐话语分析。而和谐话语分析框架的良知原则正好对应了语域三要素中语场这一过程，并突出该生态话语文本的合理性。通过人工手动标注及核对，及物性过程类型及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过程类型 (Types of Process)	关系过程 (Relational Process)	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	物质过程 (Material Process)	存在过程 (Existential Process)	行为过程 (Behavioral Process)	言语过程 (Verbal Process)	总计 (Total)
频数 (Frequency)	6	4	4	2	1	1	18
百分比 (%)	33.33	22.22	22.22	11.11	5.56	5.56	100

表 1：及物性过程类型及其分布

Figure 1: Types of transitive process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第一，关系过程指的是对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强调事物的特征，其语义配置为“载体+关系过程+属性”。在《石头》篇中，有一处关系过程表述为：“作为荒野中的存在，戈壁玉的确是美丽的，甚至令人炫目。”该句阐明载体‘戈壁玉’（也就是篇名中的“石头”）及其属性‘美丽’‘炫目’，同时强调这种石头是‘荒野中’特有的存在，突出它在这种特殊地缘环境中的珍贵价值。

第二，心理过程指的是人类的情感认知过程，尤其是对生态现象的态度，包括参与者、感知过程和感知现象。比如，“可是在荒野中种植葵花和在荒野中挖掘石头有什么不同呢？都是掠夺。用挖掘机掠夺，用大量的化肥掠夺。紧紧地攥住大地的海绵，勒索到最后一滴液体。”作为感知者，作者批判了荒野中自然资源被人类无尽利用这一生态现象，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对自然的掠夺。这是作者对生态破坏的自省和反思，并指责人类的贪婪自私，饱含对自然的痛惜和保护自然的呼吁。

第三，物质过程指的是对人类生态行为的强调，主要由动作者、动作过程、目标和发生环境组成。比如，“他们把车停在公路边，沿着公路上下行走，碰运气一般翻找大地表层的石头。”“他

们越走越远，越来越深入。搜罗遍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几句描述了人类在新疆的荒野中几近疯狂地挖掘戈壁玉以谋利的恶性生态行为，谴责了人类对自然的卑鄙剥削。

第四，存在过程描述负面自然现象的发生，包括存在物、过程和环境。比如，“一边是戈壁玉成山成海的盛况，另一边，却是大地的千疮百孔”，该句描绘了荒野中戈壁玉被过度开发而造成大地受损的生态现状，指出存在物戈壁玉的‘成山成海’之景，同时与环境——‘千疮百孔’的大地——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突出生态被严重破坏的景象。

第五，言语过程用来突出生态保护规则和要求，包括说话者、过程、受话者和讲话内容。在“一位年长的牧人痛心地说：‘捡石头！都是捡石头的人害的！’”一句中，牧人作为说话者对所有剥削资源的人类指出‘捡石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点明旱灾成因，以警醒人们停止这种破坏行为。

最后，行为过程强调同一参与者所做出的生理行为，如：呻吟、受惊、哭喊等。“失陷绝地的蚂蚁们不知所措。一个个保护着蚁后，衔着蚁卵，面对眼下没完没了天翻地覆的世界，不知逃往何处。”这一句是蚂蚁这一行为者在遭到挖掘机破坏家园后所做出的一系列生理反应。通过‘不知所措’‘保护’‘衔’‘逃’等动词表现它们的无助和流离失所的痛苦，间接凸显了人类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

前文通过及物性系统展开了良知原则指导下生态话语的分析，体现出“向日葵地”地域要素中人类生态自觉的整体形象。作者以关系过程指明戈壁玉这种‘石头’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再通过物质过程明确人类的生态行为，还通过存在过程和行为过程体现该生态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最后通过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凸显不同主体对于生态现象的反思和对生态保护的呼吁、强调。由此，六大及物性过程与和谐话语分析的良知原则和“以人为本”的假定相互照应，共同体现了新疆特色生态话语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对和谐生态发展的积极意义。

（二）语旨——关系——权威型

语旨指向“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以及语言活动的功能基调目的”（魏军丽、王红阳，2012），主要由语气、情态、人称系统构成，并与和谐话语分析中的亲近原则相互对照，以突出语言的权威性。本小节以《沙枣》一篇为例，运用实指语气和人称系统体现该和谐话语的生态友好性。通过对作品语旨的分析，指出生态主体的身份和地位，通过亲近原则指导话语的权威性，构建草原生态中生态有序的形象。

1. 实指语气（indicative mood）

在《遥远的向日葵地》全书中，这种以实指语气来进行的叙述随处可见。以《沙枣》一篇作为代表，其中实指语气共有84处，占全篇的88.42%。本篇细致描绘沙枣这种特殊果实及其周边环境，集中体现对该生物乃至周边动植物和自然环境的赞美和热爱。例如“穿行在沙枣林中，身边果实累累，像葡萄一样一大串一大串沉甸甸地低垂，把树枝深深压向地面”一句用实指语气将沙枣成熟后丰美的果实挂于树梢，引人垂涎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2. 感叹语气

《沙枣》一篇为了直接表达强烈情感，共出现了8处感叹语气，占全篇的8.42%。“此地的麻雀何其富足！”“何止是麻雀们的富足，也是我的富足啊。”以这两处为例，作者在描写麻雀和人类共同享用丰厚的沙枣果实时，使用了强烈表达感情的感叹语气，‘何其’‘啊’等助词以及感叹号‘！’的使用大大加重了赞美语气，显示出这种可口的果实已成为动物乃至人类青睐的对象。

3.人称

作为一部“非虚构”散文集，作者李娟全程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通过强调作者的在场性，让作者以介入的姿态深入生活并探求生活本质，从而向读者呈现其精神世界（叶怡麟，2022）。正是这种叙述策略毫发无遗地流露出作者欲以表达的对沙枣的赞美和喜爱之情。同时，篇中穿插了不少第三人称代词，如“麻雀”“狗”“乌鸦”“沙枣花”等，这些代词将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也纳入到此话语中，从而营造出和谐美好的生态景象。

（三）语式——渠道——有效性

语式指向话语的传播途径。《遥远的向日葵地》作为优秀散文作品是通过传统媒介的途径进行传播，而和谐话语分析理论框架的制约原则正是探索语式从而突出话语有效性的方式。语式即语言交际形式，主要可从词汇选择和句段式展开分析。本节将以《遥远的向日葵地》中的《关于乌伦古》和《大地》两篇对话式展开剖析，体现制约原则指导下生态话语的有效性，并且将进一步以生态管理为要旨，表现阿勒泰地区的草原生态形象。

1.词汇

生态词汇的多次提及极致体现了生态议题。在《关于乌伦古》篇中，“乌伦古河”作为一个地域特色鲜明的生态词汇成为中心叙述对象，仅“河”这一词语就在本篇章中出现了13次。同时，该篇还多次提及其他相关生态词汇，例如：“冰川”“河湾”“巨湖”“芦苇丛”“沙滩”等等，这些生态词汇共出现了17次，形成了一个生态词汇群，绘制出阿勒泰地区的基本地貌和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除了客观存在的地形地貌元素，作者还提及“羚羊”“乌鸦”“水獭”等生物，它们共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与人类享有平等的地位、共享平等的自然资源。直至结尾，作者将视线拉回人与人，即“我”与“赶牛的红衣妇人”间的互动，也借此使得自然、动植物和人形成了同一生态圈中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

除了生态词汇的应用，最高级词汇的加入也大大加重了作者的情感表达。在全篇首句“乌伦古河是一条在最需要河的地方流过的河”中，“最需要”一词通过最高级的使用体现出人类生产生活对其的极大需求。之后，“它是最后的一道界线。是向南面荒野敞开的最后一处庇护地，最后一个避难所”，连续三个“最”的排比用法突出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也间接体现了自然内部的自我调节功能，暗含作者对大自然之神奇的感叹以及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净土之热爱。

2.句式

作为一部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以其灵动多变的句式变化为特点，在排比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上也十分瞩目。此处依旧是对《关于乌伦古》一篇进行的例证。“它是最后的一道界线。是向南面荒野敞开的最后一处庇护地，最后一个避难所。”“所有时刻里所有远方的所有羚羊，都成群结队奔跑在去向他的途中；所有乌鸦静静栖停河中央的矮树上；所有水獭在河湾处的浅水里探头张望。”在描绘乌伦古河时，这两个排比句式在文章开头独占一隅，通过三个“是……最后的……”句型的判断句点明了乌伦古河在该地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又通过三个“所有……”强调乌伦古河对此地生态的绝对影响力。此类句式一方面使得散文韵律优美、节奏感强，另一方面增强了语气和情感，富有感染力。

3.段式

作为语篇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主位（theme）推进理论在语篇的构建、发展以及建立语篇连贯的各个环节起到重要作用”，有助于读者认清语篇内部句子及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信息流动

规律”（牛梦薇、李雪娇，2023，p.91）。主位（Halliday, 1967, p.212）作为话语信息的起点，通常指向句中位于第一位置的元素。韩礼德提出四种主位推进模式，即：放射型模式、聚合型模式、阶梯型模式、交叉型模式。本节将依此对《大地》一篇中相关段式展开阐释。

“花盆里的种子，总是手持盲杖般前行，总是四顾茫然，小心地伸出触角又反复缩回。它侧耳倾听。整个白天深深潜伏，到了夜里才小心地分裂细胞。”“而大地中的种子们无所畏惧，你呼我应，此起彼伏，争先恐后蔓延根系，横冲直撞，呼呼拉拉，沸沸扬扬。”这两个句子的主位统一指向‘种子’，分别构成了一致的动作发出者和信息出发点，属于放射型的主位推进模式，使描绘更加深入。前句以‘花盆里的种子’为主位，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刻画其发出的动作：‘前行’‘四顾’‘伸出’‘缩回’‘倾听’等。后句以‘大地中的种子’为主位，用若干小句构成一个整句。这两句以主位推进模式和生动的叙述手段，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不同生长环境中不同种子的不同生长状态。

“我弯腰仔细打量一株草，它的叶片细碎，黯淡，却完整而精致。又拾起一块卵石，擦去尘土，看到它色泽浓艳，玉石般细腻。眼前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在意过大结局的事。只有我耿耿于怀。”该句属于主位推进模式中的交叉型模式，前句的主述位和后句的主述位相互交叉，使得不同信息得以集中呈现。该语段的第一句主位是‘我’，述位是‘草’，之后主位转换为‘草’。第二句主位依旧是‘我’，述位为‘卵石’。不同的主述位在该语段中反复转换位置，使得语段内部连贯，也构成了‘我’（人类）和‘草’‘卵石’（客观自然）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在语域三要素的引领下，《遥远的向日葵地》实现了对和谐话语分析“以人为本”假定和亲近、良知、制约、共生四个原则的印证。根据斯提比（Stibbe）对话语的分类，《遥远的向日葵地》属于有益性话语，其“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和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一致”（哈长辰、黄国文，2022，p.89），其多样化的话语表达共同指向生态语篇的合理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作为植根中国特色的有益性生态话语，《遥远的向日葵地》为构建阿勒泰地域性草原生态形象，展示中国本土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理念，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结语

本文在和谐话语分析的框架下对《遥远的向日葵地》及其草原生态形象的解读实现了用中国特色理论阐述中国特色生态文学的本土化论证效果。同时，在“以人为本”假定以及亲近、良知、制约、共生四原则的指导下，本文通过生态自觉、生态有序、生态管理、和谐共生四要素共同印证了话语的合理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并导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生态形象。通过语域三要素的分析，本文阐明了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生态话语的语言实践路径，凸显和谐话语分析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时效性和可行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Rongzh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3132-0117>

Lu Zhijun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0449-7213>

References

- Arran, S. (2021).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 Crutzen, Paul J. & Eugene F. Stoermer (2000).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41, 17-18. DOI: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82202-6_2
- Halliday, M. (1967).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2."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199-244.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0016613>
- Halliday, M. (1994).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 Wenjuan Zhou & Guowen Huang. (2017). "Chinese ecological discourse: a Confucian– Daoist inquir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12 (3), 272-289. DOI: <https://doi.org/10.1080/17447143.2017.1348505>
- 陈祥军 (2019): “‘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及牧区社会——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例”,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2): 176-180。
- [Chen Xiangjun (2019).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Grassland Ecology and Pastor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Altay, Xinjiang."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2): 176-180.]
- 杜小涵、张云峰 (2024):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饭圈用语研究”,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01): 72-78、94。
- [Du Xiaohan 、 Zhang Yunfeng (2024). "Research on Fans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 *Journal of Hainan Open University* (01): 72-78, 94.]
- 哈长辰、黄国文 (2022): “生态语言学新思想及其对生态话语分析的启示”, 《当代外语研究》(05): 88-96。
- [Ha Changchen 、 Huang Guowen (2022). "New Thought of Ecolinguis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5): 88-9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921.2022.05.010>]
- 胡俊秀 (2024-01-26): “以生态‘含绿量’赢得发展‘含金量’——阿勒泰地区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DIO: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PD94IEQ05148SSP.html>.
- [Hu Junxiu (2024-01-26). "Winning Development 'Gold Content' with Ecological 'Green Content'—A Summary of Altay's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DIO: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PD94IEQ05148SSP.html>]
- 黄国文 (2016):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外语》(01): 1+9-12。
- [Huang Guowen (2016).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1): 1+9-12.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1.001>]
- 黄国文 (2016):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 《中国外语》(05): 1+9-13。
- [Huang Guowen (2016).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5): 1+9-13.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5.001>]

黄国文（2017）：“论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的假定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06）：880-889+960。

[Huang Guowen (2017). “One assumption and three principles for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and behavi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6): 880-889+960.]

黄国文（2018）：“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中国外语》（04）：39-46。

[Huang Guowen (2018). “From 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4): 39-46.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8.04.006>]

黄国文（2022）：“我的学术研究的生态转向”，《鄱阳湖学刊》（01）：26-35+2、125-126。

[Huang Guowen (2022). “The Ecological Turn in My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Poyang Lake* (01): 26-35+2, 125-126.]

黄国文、李文蓓（2021）：“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现代外语》（05）：592-601。

[Huang Guowen & Li Wenbei (2021). “Ecolinguistics as Applied Linguistic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5): 592-601.]

黄国文、肖家燕（2017）：“‘人类世’概念与生态语言学研究”，《外语研究》（05）：14-17+30+112。

[Huang Guowen & Xiao Jiayan (2017). “The Concept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Ecolinguistic Studi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5): 14-17, 30, 112.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17.05.004>]

黄国文、赵蕊华（2017）：“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05）：585-596+729。

[Huang Guowen & Zhao Ruihua (2017). “On the origin, aim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f eco-discourse analysi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5): 585-596+729.]

李娟（2017）：《遥远的向日葵地》。花城出版社。

[Li Juan (2017).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李宜强（2023）：“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机制的构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到‘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社科纵横》（04）：30-37。

[Li Yiqiang (2023).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Ecocentrism’ to ‘Taoist Ecoethical Thought’.” *Social Sciences Review* (04): 30-37. DOI: <https://doi.org/10.16745/j.cnki.cn62-1110/c.2023.04.014>]

梁颖（2022-12-12）：“生态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008版。

[Liang Ying (2022-12-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colog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008.]

陆志军、王榕臻（2025）：“和谐话语分析理论的共生原则及其物质生态批评理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06）：45-61。

[Lu Zhijun & Wang Rongzhen (2025). “The Principle of Mutualism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rom Material Ecocriticism.”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06): 45-61.]

牛梦薇、李雪娇（2023）：“主位推进模式下对英文小说汉译的探讨——以《麦琪的礼物》为例”，《名作欣赏》（18）：91-93。

[Niu Mengwei, Li Xuejiao (2023). “A Study of C-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ovels Under Thematic Progression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The Gift of the Magi.” *Masterpieces Review* (18): 91-93.]

石定栩（2024）：“语法分析中的‘语气’”，《现代外语》（03）：293-304。

[Shi Dingxu (2024). "Yuqi in Grammatical Studie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3): 293-304. DOI: <https://doi.org/10.20071/j.cnki.xdwy.20240328.010>]

汪树东（2022）：“新疆当代生态文学的优势、特色和价值”，《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108-114。

[Wang Shudong (2022). "Advan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Xinjiang." *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3): 108-114. DOI: <https://doi.org/10.13880/j.cnki.cn65-1210/c.20220620.001>]

魏军丽、王红阳（2012）：“语域理论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04）：122-124。

[Wei Junli, Wang Hongyang (2012). "The Application of Register Theory in C-E and E-C Translati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04): 122-124.]

熊鸿妍、邹涛（2025）：“生态话语与经济模式：《红色之心》对《黑暗的心》的后殖民生态重构”，《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2）：192-200。

[Xiong Hongyan, Zou Tao (2025).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Economic Models: The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art of Redness* in Relation to *Heart of Darkness*."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2): 192-200.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2>]

叶怡麟（2022）：“‘非虚构写作’中的真实——以《遥远的向日葵地》为例”，《新纪实》（17）：48-50。

[Ye Yilin (2022). "Truth in 'Non-Fiction Writing': A Case Study of *Distant Sunflower Fields*." *New Documentary* (17): 48-50.]

赵蕊华、黄国文（2017）：“生态语言学研究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04）：15-18、25。

[Zhao Ruihua, Huang Guowen (2017). "Ecolinguistic Studies and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uang Guowen."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04): 15-18, 25.]

赵蕊华、黄国文（2021）：“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01）：42-53、159-160。

[Zhao Ruihua, Huang Guowen (2021). "The framework of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1): 42-53, 159-160. DOI: <https://doi.org/10.19923/j.cnki.fltr.2021.01.004>]